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四十四回 金好漢回鄉探母 徐大娘遇盜長江

話說寶總兵父子雙雙來到太夫人房內，太太啟口叫道：「兒啊，你為什麼主意全無？總使孫兒要學拳頭，難道沒有明師了麼？千不聘萬不聘，單單聘這少林和尚？為人最刁最惡是和尚，怎好叫你兒子拜從和尚為師？若還沒有貝州金好漢在此，這和尚常把下人輕欺，輕了人就是輕你，輕了你豈不是做娘的也被他輕欺了？後來有事總須稟我，不可胡亂混行。」總兵聽說，忙道：「原是孩兒沒有主見。」太太道：「兒啊，那貝州金台乃是四海聞名的好漢，雖只做了軍犯，斷斷不可將他軍犯看待才是。」總兵道：「孩兒卻也知道，所以將他敬如上賓，欲將孫兒拜從金台為師，不知母親容否？」太太道：「這卻使得。」太太與金台有緣，說了金台甚覺喜歡。便道：「兒啊，聘禮要多些的，再做幾套新衣服與他穿穿。」總兵道：「是，曉得。」又再吩咐孫兒，須要當心習學。秉忠答應連連。父子辭別，走至外邊。金台在書房內獨坐燈前，想到其間，想著了久別娘親杳無信息，時時刻刻掛心。只因身犯王法，東奔西逃，幸得皇恩開赦，三年軍滿就可封官。欲往家鄉去與娘親上壽，又只為軍犯難逃。如今是好了，被我打掉了少林和尚，寶總兵相敬如賓，要將公子從我為師，學習拳棒，就好冠冠冕冕辭別總兵，回轉家鄉與我母親上壽，談談久別言語。又可見見小妹、王則等了。金台想到開懷之處，聽得更敲二鼓，他仍然坐功不睡。此話書中不必細表。次日清晨，寶總兵起身出外另選吉日，命子拜從，金台倒覺不安，自然用心教導。那知寶秉忠是中看不中吃的，愚笨不堪，明師枉用功夫。金台收了多少門生，要算他第一個無能沒用的徒弟了。擔擱了半月開外，金台稟知寶爺：「暫轉家鄉，與母親上壽。」總兵笑而答曰：「這是正經大事，理當回去。但是不可久留，就來為妙。」金台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總兵兌出一千銀子，五百兩送與金台做了聘師之禮，五百兩送與令堂折慶千秋。再打發孩兒同了去，與太師母拜壽。金台再四推辭不脫，只得收領，將銀打入行李。總兵吩咐排酒餞別。金台師徒酒罷，一同辭別寶老爺，又把天祥小使差去，當心伏事師爺。另有盤費發出來的。寶公子走到裡邊拜別了祖母、母親，婆媳二人再三囑咐，一路小心，到了貝州拜壽過了，不可擔擱，與師父同來，免得終朝懸望。秉忠啞啞連聲，與金台再別為官，一同出外。小使天祥挑了行李，三人上路往貝州進發。黃河渡口會過了高三保，說明緣故，高三保大悅非凡，備酒款留。金台歸心如箭，擔擱一夜，次日相辭。高三保說：「二哥先請上路，小弟隨後就來與伯母上壽，貝州相會便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多謝高兄，不必費心。」高三保慇懃送出。金台上路情由暫且撇開。

再說蘇雲受了金台囑托去接徐氏，雲中燕、書信為憑。大娘也不介懷，便除座化材，抱骨還鄉。收拾了衣箱物件，一同上路，逕往貝州。那知行到孟家莊又要受災了。講到金台殺了孟龍夫婦，剿除巢穴之後，尤龍女有個妹子，名喚飛龍，同了丈夫張蛟占了孟家莊二十里江面，招集嘍囉百外，打劫過往經商的財帛，旁若無人，肆無忌憚。講到飛龍女的本事，比了尤龍女的本事又好，張蛟與孟龍的本事相去不遠，幾次官兵已不能剿捕。蘇雲的船隻離得孟家莊五六里路程，已是紅日銜山的時候了。蘇雲叫道：「把船停了罷，到來朝天曉再行便了。」徐大娘巴不得今宵就見娘親，故而說道：「不必停泊，多一程好一程。」船家聽了娘娘的話，動櫓再行。等到日下西山，明月皎皎，那過往舟船一個勿有。只聽得前邊隱隱的唱歌聲音。兩隻小船划將過來了，船中多是強人，喊道：「來船住著。」蘇雲問道：「做什麼的？」答道：「俺們乃孟家莊上的好漢，留下買路錢來，容你們過去。」蘇雲道：「啊呀呀，不，不，不好了。」急得蘇雲雙手亂搓，說道：「我是原曉得的，夜行恐有強徒。到底婦人沒有主見，此時叫我如何是好？」只得亂叫大王，說道：「船中財帛一些勿有，放過長江叨恩不淺，強如吃素造橋。」列位，自古云：強盜硬心腸，憑你千求萬告終無用的。那兩隻划船把著蘇雲的船隻擠在中間，兩旁邊挑過七八個梢長大漢，兩個手中拿了雪亮鋼刀，唬得蘇雲魂飛魄散，抖做一團。娘娘母子二人發抖不住，躲到了梢上去了。船上人牙齒相打，一齊在那裡念佛。一眾強徒只顧搬物，剩只空船。幸喜不曾傷人性命，過船划槳而去。蘇雲看見強徒去了，便叫苦連天說道：「啊唷，強盜啊強盜，你們搶了別人的東西尚好商議，搶了我們的東西是罪過得緊的呀。你看他們飛也似的一般去了，如今叫我怎生是好嚇。」答轉身來叫聲：「徐大娘，強盜已經去了，箱籠物件搶得精光，如今不妨事的了，走了出來罷。」大娘道：「啊唷，苦啊。」蘇雲道：「自己沒有主意，叫苦也無用的。」此刻娘娘抖尚未完，小官官也唬壞了。艙中一看，好生心傷。搶得來一物無留，大家咬牙切齒的罵。蘇雲開口說道：「我是原說天色晚了住了船罷，你說不要停，說什麼趕一程好一程，貪心不足，逢著強盜，搶得精光。」大娘懊悔不及，兩淚紛紛哭個不停：「啊呀，不好了口虐。」蘇雲道：「又是什麼？」大娘道：「丈夫骨殖一包在於箱內，也被他們搶了去了！」蘇雲道：「呀，啐！值錢的尚且搶完了，幾根白骨什麼希罕。」大娘哭道：「啊呀，官人阿，你雖無好處與我，總是夫妻，有苦同當，身遭大難，染病歸天。奴家守節受苦，幾番欲還鄉井，只為舉目無親。虧得同胞兄弟到來，方能抱骨回家。那知此地逢著強盜，什物箱籠多已搶光，連你骨頭多去了，做妻的怎不心痛。」娘娘子哭，恨不跳在江中。忽又舟子嚷道：「啊唷唷，唬殺唬殺，搖船生意做十八九年，鑽船賊也勿曾撞著一個。再勿料到了此間強盜上的。還好，還好，我的物事多在梢上，勿曾搶去。噲，大娘娘勿要哭，我裡要開船哉。」大娘道：「且慢開船，尋個所在泊住了再說。」舟子道：「趕一程好一程，開船哉。」蘇雲聽說，忙立起來叫道：「船家且慢，快快將船停泊，且到來朝天曉再行便了。」舟子道：「如此，塘岸上去停船罷。」便推過船頭，搭轉舫來，江塘泊住。那船家被褥鋪在艙上，蘆蓆拿來遮好，寬衣睡去。

再說孟家莊上，大盜張蛟把徐大娘船內的箱籠件頭盡行搶去，只道財帛甚多，那知多是不值錢的，還有一包白骨。張蛟吩咐撩入江心，也是徐堂的生冤死劫，定數難逃。

丟下了孟家莊，再說蘇雲的船隻泊在江塘岸邊，母子二人痛哭不休。蘇雲叫聲：「大娘子，事已如此，不必哭了，等到來朝天曉，開明物件去報官查捉，自然大盜一齊捉住，嚴刑拷打追贓。」娘娘只得聽他的話，收了眼淚，說道：「啊呀，老伯阿，不知這班強盜那裡來的？這等利害！」蘇雲道：「你方才不聽見強盜講麼，他說『孟家莊好漢在此。』我只要告明孟家莊，自然官府捉得著了。」娘娘聽了蘇雲的話，呀道：「我記得從前兄弟說過的。」蘇雲道：「我家女婿與你講些什麼來。」娘娘道：「他說令愛姑娘與劉小妹、貌多花寄住何某家內，被孟家莊強盜孟龍搶去，是我兄弟一人剿除盜穴，救出三人。不知如今又是那個沒天理的在那裡為強盜了，無法無天，這等狠心打劫奴家物件。」蘇雲聽說，答頭想道：「我也記得從前賢婿講過的，方才倉促之中忘記了，如今說起來卻不差。若得賢婿在此，待他殺盡孟家莊。」娘娘道：「啊呀，老伯，如今搶得乾乾淨淨，柴米全無，怎生是好？」蘇雲道：「且到明日再行打算。」娘娘越想越孤淒，雖只蘇雲如此說法，只怕追贓兩字不易。這一晚母子雙雙多不曾睡。

蘇雲在外邊艙內和衣睡下，翻翻覆覆。聽得江塘岸上三回雞鳴報曉。少停，漸漸東方發白，一看，日淡天昏呀。蘇雲道：「今日要下雨了。」便叫船家燒水洗臉過了，別了徐氏上岸，先要去尋地方。便動問旁人，那人也問道：「老人家，尋取地方所為何事？」蘇雲一一告訴。那人道：「啊呀呀，老人家，若說別的事情經得地方，報得官府，只有孟家莊上的強盜了不得的利害，孟龍昔日如狼似虎，全虧貝州好漢名喚金台，來殺得雞犬無留，一掃而空。」蘇雲道：「那貝州金台就是我的女婿呀。」那人道：「老人家尊姓大名？」蘇雲道：「老漢姓蘇名雲，蘇小妹就是我的女兒。」那人道：「啊呀呀，多多失敬了。」蘇雲道：「豈敢。那孟龍死後不知又是何人在那裡乾此勾當？」那人道：「如今的強盜名喚張蛟，張蛟的妻子叫做飛龍女，比了尤龍女的本事更好，官府尚且不能剿捕，尋這地方什麼相干！就是你去稟官，好似水中撈月，卻也徒然，只好認些晦氣丟開手罷。幸勿傷人，還靠天佑。」蘇雲聽說啊呀連聲。旁邊湧上了無數的人接耳交頭，多說孟家莊上的人狠，提起了張蛟，大家膽寒。又只見那首一人開口說道：「原來老丈就是金台的泰山，請到舍下去談談。」蘇雲道：「但不知足下何人，與小婿金台可是朋友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何其，與金台師弟師兄。」蘇雲道：「原來足下就是何其，多多失敬了。」何其道：「好說。既然世妹在船，一同到舍擔擱幾天，然後回去。」蘇雲道：「既如此，先請船中少坐。」何其道：「請。」二人便挽手同行，下了舟船，把話講明。徐大娘此刻無奈何，眼淚

揩揩，說道：「多感師兄好意，只是驚動不當。」何其道：「好說。船家把船開到杏花莊去。」舟子道：「勿去。」何其道：「為何勿去？」舟子道：「勿認得，勿去。」何其道：「路逕多不認得，怎麼做這個買賣？」舟子道：「我的搖船隻曉得行大路，這宗事地方勿認得的。」何其道：「待我指引便了。」舟子道：「是哉。」何其坐在船頭上指引，船家抄出大江走一條小路，不多一回，杏花莊到了。蘇雲問道：「何大叔府上住在杏花莊麼？」何其道：「從前住在江塘上面，只因鄰火延燒之後，遷到杏花莊居住。」蘇雲道：「府上還有何人？」何其道：「只有一個妻子，餘外沒有人了。呀，說話之間已是家下了。啊，船家，那邊大樹之下停泊便了。」舟子應聲：「是哉。」便向前邊大樹旁邊泊船。何其先上岸，歸家就與大娘說明。大娘道：「嚇，既然如此，快快請上岸來。」何其道：「娘子，只是房屋窄小，住不下兩個人如何是好？」大娘道：「接上岸來再行打算便了。」何其道：「娘子，你把地上掃掃，桌上揩揩，收拾收拾。」大娘應聲：「曉得。」娘娘一面收拾，何其一面同了蘇雲、徐大娘、官官隨在後面。

列位，那何其本來不是富客，如今又被鄰火延燒，燒得乾乾淨淨，單單留得兩條性命，無處棲身，在著杏花莊上，尋得一間小屋權且居住。這間小屋，只得五堵壁，進深一樓一底。樓上做了臥房，底下拆為兩進，裡邊就是廚房，外邊作坐室。原只好兩人居住的。若是別人呢，何其也不好留歸家內，因是金台的姐姐，並且長江遇盜，落難之中，理當留待。講到杏花村，並不是鄉村地面，乃是一個小小市頭，原有開張店舖，敘集人煙的所在。那何其接了蘇雲、徐大娘、小官官進了門，何大娘迎接各人見禮，分賓坐下。兩位娘娘說起孟家莊上強徒凶如虎狼，沿江打劫如同兒戲，還要傷人性命，官兵難以收捕，告官追賊總無益的，只好忍氣吞聲。徐大娘含淚說道：「只是我物件無留，舉目無親，真正苦楚。」何其接口說道：「稍停幾日，再行商量罷。」大娘就去烹茶。何其上街買物安排早膳，把船家留住暫等三兩日，船錢按日算償。

閒文剪下，且說何其與妻子說道：「房小人多，難以居住。」大娘道：「啊，官人，你去外邊打聽打聽，若有人家小小房屋可以暫租幾日者，情願多出幾個租錢便了。」何其道：「待我去看。」何其就往外邊細細打聽。有個富戶汪同，有幾間房屋肯出租的，大的也有，小的也有。但多是空空房屋，置起傢伙來又覺費力。汪同貪想何其教幾套拳頭，所以十分要好，說道：「小弟還有一間房子，乃是一個湖州人租住，開豆腐店的，欠了小弟兩年租價銀六十兩，後來為了一場命案官司，所以裡邊牀鋪傢伙灶頭等物件皆有。何老師的令親很可住得。」何其道：「這卻甚好。請教租價若干？」汪同道：「何老師的令親要什麼房租？況且又有暫租的，住住何妨。」何其道：「斷無此理的。」汪同道：「既如此，算了二分一日是了。」何其道：「太覺便宜了。」汪同道：「好說。」何其歸家就與大娘說明，徐大娘聽了何其的話，好生抱歉。用了中飯，何其同了蘇雲、徐大娘母子進房居住。何其又去拿了兩牀被褥，零碎東西，柴米油鹽件件遇到。何其乃是金檯面上來的，還同妻子商議周濟他們還鄉。大娘道：「啊，官人，我也為此故而思想怎生打算才好。」何其道：「如何打算呢？」大娘道：「呀啐！慢慢的打算。」書中一應閒文不提，且說徐大娘歸心如箭，那曉在長江中逢了大盜。古人云：「欲速反遲，進退兩難，一無計較。還虧遇了何其，雖只許諾周濟盤費歸家，但是看他景況且也不見佳。欲待辭他，只是難以回去；如若受他，料想他無非借貸來的，倒叫妾身心中不忍。事在兩難，如何是好？未知徐大娘怎樣回鄉，請看下回細表。